甔甄洞續稿

甔甀洞續藁文部卷之一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碑文六首

平建越碑

萬曆十四年丙戌司馬中丞兗陵徐公奉　制討平蜀吐蕃叢巳奏三城之捷會建越二夷起搆亂藩臬諸大夫請賈餘勇圖之公從容曰余旹一飯忘建越哉顧念蜀多役民甫息肩又谿箐深阻樸難踰度不敢不重發然圖之此爲時矣於是謀諸按部使議且

畫一乃　上言請討其大畧曰臣所部西土土人不
靖非獨三城有吐蕃也瀘河之南邛池之東亘千餘
里諸猓夷雜居由秦漢以來不受號自我　高帝傳
檄下之始奉要束厥世世稱藩臣因置六衛越嶲諸
處而設行閫建昌控制之已又勅憲臣一人居中治
兵蓋有深計焉頃二夷不逞大爲諸邊患在建則二
酋負固奸　王命在越則黑骨夷以讐殺始禍流毒
軍民且相望爲左右角以抗官兵罪在不赦臣有荷
戈之責不敢避選事名而不以請碩藉　皇上威靈
爲蜀久遠計使臣得便宜從軍興一舉靖之臣不勝

大幸疏下大司馬議可公旋請於天部願得文武才一人治兵虜不足破也天部推擇嘉陵守周君光鎬應之公遂徵天全剌馬諸土兵益以牂牁犍爲諸材官關士得一萬八千人而以都督將軍李君應祥帥之參將朱文達將左軍佐以裨將滕光國遊擊邊之垣將右軍佐以裨將王之翰周君適解郡符趣至公大喜以一切機事屬之而總餉則大參周君嘉謨稽功則少參李君士達分道食土則閫帥李調元別駕丘一奇並受司馬公豢畫以行周君乃先諸將馳卭郲阪問漢孔明出師故道刑牲渡瀘時諸路兵未集

而黑夷方據相嶺建夷日擾禮德二所出沒鈔刼閑絕我聲援又夷黨安四兒煽亂城中戲刈戍者頭而手溲之時時逬殺過使道上旁若無人笳笮川原人盡怖急鮮生氣會闔君單騎馳入行間密設疑以嘗相嶺賊賊恐退保福禮明日奉司馬公令宣布朝廷威德天戈所指意在誅首亂以紓邊毗而脅從回獨俱待以不死因密伺難端得一二大猾為夷内詞者捕論誅謚夷聞風稍稍震慴已乃移檄龍湖沈黎按兵扼間道勿動尋與李將軍禡牙越嶲分布文逵攻河西當五咱之垣攻桐槽當大咱即以其冬十

二月甲子夜傳發馳三百里鼓譟渡河殊出賊不意丙寅之垣兵先破桐槽凡三戰大咱敗遁而五咱尚擁險迎敵文達兵次擊走之而圍之旄牛山是夜撈槍星賈軍中譁曰天亡虜也夜半五咱果潰圍遁與其死黨安守合明日謀夜襲將軍營偵至則將軍寨徙他所而以裨將楊師旦提新調刺馬兵當之比賊千騎載燧至見大營已拔所遇衝突皆獰猙裸軀知其為刺馬兵銳不可敵遂自驚擾相蹂踐死傷大半時丁亥三日也我兵乘勝深入莧菲諸巖崗俘斬不下千人建境稍定獨二咱逋未獲司馬公移鎮臨邛

責問諸將吏師出五旬大憝無一授首何以故諸將吏惴惴失色益矢心戮力而前聲言益餽萬石爲久攻計賊乃大恐五酋走摩歩番與守復合諸將議必先破守而後酋可得顧守黠詐深壘不出三月庚寅將軍計以裨將田中科部散兵六百人餌之而大軍悉西嚮圖五酋守果易中科兵寡弱謀出銳兵夜襲其營將軍諜知之陰遣材官高登勝部死士三百人從間道疾趨伏中科營守至伏起大敗之斬守馬上而獻其刀甲甲飾銀鏽雙龍刀刻五星文蓋酋之最豪者甲辰之翰兵破大猻山生得阿弓等七大酋戊

即擒五咱於昌州四月甲子文傑兵擒安四兒等四大猾於西番因禁其家并得陰賊張熸趙應宣殪之而大咱竄匿走普雄丙子之翰兵攻普雄急得大咱射殺之是日文達攻南箐之垣攻桐槽盡犁其巢栅破之俘斬無算黑骨幾無遺種於是邛部酋來獻其所匿印而四堡七枝諸酋長各率所部來乞降並釋去惟廣洪番罪在必問屬之翰擊破之時六月既望振旅渡河蓋是役誅叛夷種落四生縛大酋長十馘而獻者七獲諸小酋五十有七上首功二千有奇収降者三千七百有奇奪邛部印一奪鏢鋌弓刀甲盾

旄牛笮馬焚壍壘不樵碉房不可勝數且約大小三十餘戰皆完師而出入山隧下潦上霧無一卒犯癉癘離蒸濕而稱病者豈盡人力哉天實贊之矣露布所過道路歡呼稱千百年再造不則建越非蜀有也於是司馬公郊勞諸文武將吏將吏曰公天威也士用命也將吏何力之有焉司馬公曰　帝神武也將吏勤事也軍府何力之有焉夫軍府讓大功不居而將吏以下皆讓其由行古人之道乎乃諸將退而請於周君曰古若明王伐不敵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單襄子亦曰蠻夷戎狄不式王

命淪湎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今二夷罪浮於不敬而軍府寔奉　王命討平之即紀勞彰大敎用示蠻夷久遠曷嫌於自旌彼鏤燕然石而標銅柱交阯者豈盡誇乎周君領之諸將因礱石介丘別駕馳數千里致幣山中屬余碑予嘗頌采薇之詩六月出師及冬而還故始曰靡室靡家不遑啓居卒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夫建越之師冬往夏還適與南仲期不爽而將士之室家啓居與若所經雨雪楊柳諸艱勞司馬公盖深念之不欲攘其力以爲功甚盛

德事乃玁狁於襄而南仲赫赫之名與天壤不朽豈無徵而傳乎建越於是乎可碑矣銘曰於赫上帝稱我
　皇室八遐來庭覲譯貢職咸戴嘉祉罔敢不式蠢茲邛醜負嵎猖狂矯誣自擅彪闞鴟張侵敗王畧擾我疆場司馬征西請奮其旅與士虎臣響從所舉毖德宣威深入蠻闉天鉞所加遠邇震怖顯僇元惡潛刊內蠹西部一空諸酋悔悟首蘭筰僰爨角崩乞降受縶交臂矢膺問弔之師若將再興凱還蜀都歡呼盈耳鬱叢可宮烏道如底椎牛饗士捷奏
天子龍顏嘉悅盟府書勞介圭列壤五兵其韜勛震

西土聲流不毛文武為憲其孰贊之曰周與李勇畧
兼資儒林將種並峙西歷岷峨造天巴江亘地按堵
莫居亭不再燧樹茲豐碣以永千禩

張侯迎恩亭碑

迎恩亭何州父老思張侯而亭也思侯而亭稱迎恩
何侯不欲有去思名稱迎恩以避之也然則迎恩何
義初侯令鍾祥儒寀舉行能高等擢守吾州未一年
而 恩詔下褒邑績也又三年而 恩詔再下褒州
績也並得貤封其親進郎官為大夫諸父老兩從侯
迎 恩西郊盖人人喜色焉謂自建州以來未覯此

異典而亭且翼翼然當其處名義豈無取爾乎非父老意也侯既擢武昌郡丞去踰年諸父老猶依依亭下將謀尸祝侯侯會侯奉檄行縣過進父老而謝之曰予實不德守土五年無尺寸以稗父老父老不以爲厲幸矣今雖以父老之靈託跡大郡而州猶吾部也奈何使予濫過情之聲冐守官之禁曷若然亭俎豆以疑上下觀聽徒重予不德乎諸父老乃勉從侯意奉迎恩之稱大書扁其亭因礱石乞碑吳子吳子嘉侯有遠覽不樂邀近名又踰年始爲撰次而碑之矣故湑陵名家子嘗爲其祖若父作傳誌知其世德百年而

厚發於侯出必大爲世用比侯入　覲奏績州士人
亦嘗兩使予挑筆爲贈言諸清節惠政恭已纒纒別
牘不復敢爲諛辭乃今佐郡末二年頌聲在路薦言
盈　廷中外想望侯者日益衆安問州父老而以一
石爲重輕顧父老之情久而不懈其非有爲可知也
稗官野史猶足以寓風謠備觀采侯雖善避名能盡
掩其實乎故曰無根而固者情也無翼而飛者聲也
予觀侯刺州時政寬而不貸惡法餝而能矜愚尤樂
與人自新而不計其舊蓋用德禮長者之道臨之大
要與黃次公龔少卿同風及其遷去無論諸父老遮

道涖送之鄧侯所嘗擿發搒掠而號大猾者亦莫不流涕哽咽如失怙恃此何以感耶異矣異矣夫父老以遺愛洽亭若所謂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志不忘侯也侯以迎恩易亭名若所謂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志不忘君也庶幾上下交相成哉在昔蜀人祠文翁兗人思何武燕人社欒布其為去思與州父老同而迎恩之命名獨異乎故曰非父老意侯意也竊計父老之祠侯當在累遷之後侯豈能終避乎侯諱仕可字叔見起家鄉進士亭三楹繚垣四週皆陶埴為之門啓綽楔堅麗爽塏庶民過而低徊其前則張侯儼

然臨也而始終經營其事則予兄國典國化者民俞

一鸞三老也餘不盡列勒在碑陰銘曰

英英張侯綜今攬古奮迹岷峨策名天府作守

帝鄉以煦以撫陟剌永興不茹不吐膏我疲民腴我

瘠土枹鼓不鳴萬室安堵五稔於茲瞻依父毋民之

悅之式歌且舞 詔丞武昌允三仕楚民之思之曷

其恃怙衆心成城乃建亭宇遺愛弗忘斯仰斯俯矦

不自賢功歸 聖主嘉命重臨耆孺快覩迎恩易名

措躬僂傴謙而彌光豐碑斯豎豈弟猶良爲世儀羽

詎予一嘏重若珪瑁

大中丞世忠邵公生祠碑

公餘姚世家嘉靖中公之先大夫嘗為昭武大守旣去之數年昭武人思而祠之予承其後蓋得俯仰祠下儼然奉遺像視已成事為後事師暨予以大計入京公適舉進士每相過以祠事見問輒愴然泣下曰先大夫冢木可材矣其後公由中秘為名御史薦歷廷尉拜大中丞出鎮南贛所至威聲澤流風業光美赫赫負公輔望頃又自宅憂　詔起開府我楚邪予從山中聞之舉手為父老賀此天閔楚困而以公賜之楚人更生哉夫楚故瘠壤也列郡十五分州邑三

百有奇介在八省之中山川阻深道里遼遠當天下
大勢五之一又　龍飛郢都爲　先皇帝鄖鎬蘇益
重諸藩封雲布羽衛星羅且西有三苗二酉之釁東
有長江大澤之虞而中丞臺臺是紀綱之非有忠猷遠
畧未易制也至於窮陬僻谷功令所不逮部使所不
經則德意壅而不盡宣民瘼閼而不盡上吏治混淆
而不盡覈在平居已多隱憂猝遇兵荒則四方不逞
之徒響應竊發所在輙議增賦餉之百姓益無所寄
命焉焉忘其生業而有遠心今天下稱困急而難之
難者宜莫如楚矣公之入部也適當其難首下諸司

分布　詔令巡行郡國進老吏於庭降顏問疾苦已乃張設條教風厲守令以下與民休息已申考課法右廉平而左精悍去泰甚而不責苛細旋罷不急之役汰無經之需歲省不下數萬緡已勅所在繕城郛聯保伍庤糗糒用戒不虞會郎鎮之誅甫解而反側尚多不自安公捕得始禍者數輩請誅之餘置不問郎始帖然歲旱公從吏民雩不遑寢處穀價驟貴公用平糴法伸縮濟之比歲又大旱公不勝其憂請留漕糧備賑乃勑所在糜餼者而粟其老羸者所全活不下數百萬衆　宗祿不繼公慨然曰此　祖宗朝所

親愛而富貴之者也可坐視其一日不畀食乎因檄諸司稽帑羨聚歲遞以時共之又稍稍分俸以佐不給未幾大盜起宿松據長旗山出沒鈔刼觀松雖纖邑而與我蘄春黃梅二竟互為犬牙以故二竟人皇皇持兩端或畏死而欲從亂或畏罪而欲守死遠遁驚怖川陸並梗公聞變疾馳至黃州與兩兵使坐策曰此亡命小醜烏合為亂不足圖第兵貴萬全有如一面攻之賊不東逸則西蹂東逸則震留都　諸陵西蹂則震荊郢諸邸亡論繹騷我土地糜爛我人民保釐之謂何矣遂約會留都周中丞提兵夾攻之賊

果自潰而渠魁劉汝國等悉就僇露布所過歡聲震
山谷公乃郊勞將吏已但上書告事而不獻其功
主上益嘉悅之賜以兼金文綺亡何有詔召公入內
臺秉法紀董正百官公且戒徒而北過蘄蘄父老遮
道願留公吾儕小人徒以饑饉餘息徼福於天藉公
天威出水火而就袵席安矣藉令天不可再幸徼公
其誰更生之會聞南臺御史有爲楚人請留公再鎮
而不報者乃相顧涕泣以御史之力不能得公何論
小人公行矣願千歲無恙小人第當歸而尸祝公踰
歲蘄諸王侯鄉大夫父老子弟聚族而謀生祠公且

碧石麗牲期世世報功德而使予文之予作而嘆曰
蘄人之役全楚人之心也即蘄安而全楚安公之功
德大矣以勞定國祀典有之豈石相欒公血食一隅
者比哉竊又謂公家兩世三十年父以循良祠閩子
以保障祠楚俎豆相望金石流輝古今盛事指不可
再屈殆所謂忠猷遠畧之效也祠在蘄西南半里許
與襟江被浮玉亭鼎峙寢室四楹饗堂三楝翼以丙
舍闢以重門斧石爲階陶埴爲垣俯大江爲湯池引
羣岫爲列戟巋然一京觀也公於是乎不朽矣而經
紀其事則州牧徐希明銘曰

衡和矗矗江漢湯湯雲夢七澤蠻為 帝鄉四封八表宄在中央險阻緜邈既大且疆天災叵測土脉膏肓旱潦頻仍疹癘踉蹌道殣相望四曜無光雖有子遺匪伍則僵冠蓋絡繹孰軫如傷 帝眷南顧簡在忠良爰 命邵公乘軺荊襄宣威布德殫力勵勸察氓求瘼籍奏流亡屬百職捍患彌荒內奠公族外靖疆埸暴骨露積轉爲祥胡爾東竟斥堠倉皇一夫揭木羣醜蹤梁攜我士女窺我蓋藏公也赫怒六師奮揚既攻其心載擒其肮罪人既得凱奏鎧鎧捷聞 天子爰錫褒章俄來嘉命入侍嚴廊嗟嗟楚士

依戀徬徨銘功頌德乃築斯堂棟宇宏麗俎豆芬芳
祝公壽考百福穰穰俾爾孫子寖熾寖昌豐碑昭揭
永矢勿忘

韓公攝政碑

晉勳鄕公起家進士初授郎子理未幾奉其尊人諱
以歸廬居三年改理吾鄂其理兩郡不獨治獄平而
清聲流江漢間為三楚廉吏冠諸屬父老蓋跂足望
之矣會吾州長吏入計兩臺使謂公曰州民坐塗炭
極矣微子其孰起之於是公捧檄來攝州事至即宣
布兩臺使教令矢諸明神與諸丞史輿隸約華野一

介關西四知不佞自為儒生佩服之矣今且竊祿受
事有如不愛簠簋而以一介干四知請得聽若鳴鼓
即不鼓而道路以目吾獨不畏明神監乎若屬其亦
改圖毋復崇奸稔惡戳戮吾法而魚肉吾民有之亦
明神之所厭也請得操三尺按之不汝姑息已又與
諸鄉正里魁約不佞知父老患苦苛政又令願一切
除之與若休息禁追呼緩詰捕使若得遂其生殖保
有室家與閭里相守望備非常其益戒嚚訟謹蓋藏
毋逋正供毋扞文罔使不佞得效鳴琴卧閣與古人
同風拜父老之賜也不則非吾良民吾亦不得私芘

之諸僚懍受約公又寡嗜欲簡輿從節供需衣瀞食
疏飣薪米魚菽諸纖嗇小物不以偆易之不入其廨
行之一月而通國信三月而比屋安市不飾賈野不
輟耕一卒不出郊一論不入境訟者懼罪輸者應期
諸左右巨猾昔號虎而翼蛇而足狐鼠而城社者悉
憚公廉威死舌屏氣一無所肆其毒於是農歌於野
商謠於市士相賀於塗女相慶於室莫不謂韓公吾
天也而粹白之操則氷玉也而慈恤之政則乳保也
而摘發之神則照膽鏡辟邪珠也安得州人常戴此
天乎會兩臺使有所咨問公公當趣駕暫往父老皇

皇然惟恐公不復來相率遮留公者數千人或塞其帷或捧其屐哭聲震於山谷公亦為之泫然嗟乎異哉公攝政甫三月何得民之速乃爾而民又胡為謬致其情哉客有曰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今公出州人於困亂而甫之平寧不啻餔饑而飲暍也即一日見德矣何待三月古有攝魯三月而化行攝齊三月而政令一者公豈其徒也晉叔向亦云良吏所居三月而六畜不濡而況人乎由是觀之公之得民與民之德公殆不可以久近論淺深也嗟乎異哉客得之矣父老既送公而猶戀戀不舍因謁予曰吾儕小

人自見齒以及黃髮所見賢能吏不少至欲如我韓公約已稱真廉牧民稱真愛則百年來一見也豈獨未見即父老所傳郡乘所載不知幾千百年未之前聞也夫以三月之間而遺千百年稀遘之蹟是尚不可紀乎予唯唯退而紀其事將碑之適公反駕諸父老之最高年生平不見官府者數輩趨迎公因以碑告公謝曰父老愛我而浮譽我忝官常不可何已又過予力謝之予知公讓讓不遑姑不敢强乃公又得代去且三月餘父老初情亟亟不可遏碑告成矣公名魏晉勲其字魏郡東明縣人諸父老列在碑左

意

明相國呂文簡公祠堂碑

按公姓呂諱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起家桂林嘉靖甲午中粵西鄉試登庚戌進士一甲第二人由史官歷司業祭酒官詹侍郎大宗伯仕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累贈曾祖以下三代祖妣俱一品錄廕子弟凡四人至萬曆戊寅十疏乞骸骨歸 上賚予殊厚且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踰歲抵家越庚辰元日薨於正寢訃聞上悼之輟朝議卹賜祭十一壇追贈太保謚文簡遣官行營起冢儀葬甚備 朝廷恩禮大臣未有加於

此者其子興周韙因建祠饗公而奉公生前累受
誥勑及身後所膺贈官誥命御製祭文並勒豐碑用
彰　主上恩德光延俎豆澤沃泉壤公之爲桂林重
不啻九鼎大呂矣乃楚與國之大冶縣爲公先世故
土而五世以上祖冢纍纍茅潭里中有司爲禁樵牧
過者無不改容下拜曰此相國里也且始封一品是
曰鑑祖非即由楚而成粵者乎其澤未斬其游魂未
必不依依故鄉況公每懷五世反周之義由鑑祖及
公才四世耳公嘗一過茅潭展墓叙族而與里人文
甚歡已又治第州城覗爲其季子興武議婚開産業

將遂以州爲莞裒討甚深遠海內士所共聞也夫桂林特公家茂戌甌脫一借公重遠使全粵爲名都而家廟邑社蒸嘗歲舉里人乃不得望而禋之奈負公之靈何於是父老因諸士大夫謀於國倫國倫以告郭令遴遴曰盛典也願身任之旋請於韓太守濟濟曰盛典也願力贊之盖守爲公所舉士而令則國倫門人故議不待更端而定役不待持久而興事之所由舉也盖有會焉令旣相地於縣北里許後負西里山前臨車馬孔道於是鳩傭庀材誅茅測景建堂三楝而鼎以神櫝居其中乃布露臺除甬道營綽楔爲

門縣以垣堵塗以丹青夾植松桂諸木翼之門左右爲守祠者廬而又買地若干畝祔祠左右歲可得數金爲春秋二祭資又礱碧石以待碑者士大夫若向僉事曰紅周光禄價徐舉人立朝與二三縣僚文學博士時時佐令視工蓋經始於庚寅初夏而即以其秋落成郭令於是筮期奉相國主登堂入櫝端冕而牢祀之諸父老與行路之人觀者大悅莫不竊歎微公不能發山川巨靈微賢守令不能舉千百年曠典猗歟盛哉季子趨而拜之俯仰徘徊愴焉有深感退而告國倫曰先相國志欲反楚而先家與武於州乃竟得

阨於疾而奪於年祠矣祠矣猶幸亭潭有社郭門有祠庶幾先相國之靈爽在乎君日神依於人則與武在此祭有兗河而後濟豈河尊於海哉或源也或委也今郎源楚而委粵亦人子之心也而況兩在並種乎國倫然其言季子遂具書報伯子時伯子已自先祿少卿稍遷應天府丞過家得書大喜因與二弟舉人興齊中書舍人與文遣使致幣屬國倫記其事碑之國倫憶嘗爲公作狀論其世已詳茲不具述第述祠所由建爲里人夙夫里人竊竊焉碩祠公謂公起與甲拜相位冠羣僚名聞中外望而理之足以張楚

如是而已乃公所以能使人祠而守令士大夫之樂於祠公者則不以名位而以立朝大節故在朝則朝重在野則楚粵兼重里人不盡知也考　國朝以一甲第二人入相者自永樂苗文康公衷至公凡七人而位極一品且得謚則徐文靖公溥與公二人乃若歷官三十年守正而進見幾而退始終醇白上下無間言爲一代完名則公一人而已嗟乎此殆有帝相疏太傅所不及者難矣哉若其啓沃三聖師表天下儒紳定禮樂弘謀猷夾輔勲勞書在秘室即士大夫有不盡知何論里人其爲楚粵交重而交祀之公盖

足以享之也國倫楚人請以楚事喻昔者尹吉甫起房陵為周內史其後周與房陵並祠之孫叔敖以下里士為楚相後楚王封其子於寢丘奉敖祀而下里之祀卒不廢諸葛武侯其先瑯琊人後起襄陽伏龍山相先主保蜀至今蜀所在有武侯祠瑯琊襄陽之祀亦並不廢則信乎神依人哉公蓋與三君子無古今而楚粵並有子孫族類為依又三君子缺典也令公下世已十三年祠成且二年而韓守與郭令亦已相繼遷秩去季子日過我以碑為請遂自忘其老病勉為之而系以侑神歌三章章八句

一歌曰靈之來兮自玉京撫三象兮下太淸駕蒼龍兮驂赤麟霞爲佩兮霓爲旌只尺兮殊庭陟降兮明神拊鼓兮鳴笙俎豆兮苾芬

二歌曰靈之來兮自桂林踰九疑兮邢洞庭秉鄂渚兮思故林睠東方兮繁繽紛兮蘭堂兮壁以蓀充椒桂兮繚杜蘅采三秀兮奏五英酹玄鬯兮氣氤氳

三歌曰靈之來兮自芳瀨淡一舉兮明霞端森玉珮兮鳴珊珊手瓊芳兮視滮滮儼息駕兮湖之干簇孔蓋兮候青鸞雲髮髮兮竟來還享明禋兮旨且安

明吏部考功員外郎敬甫穆公神道碑

初予與敬甫未有交而友人王元美則嘗以敬甫大
義語予予心高之蓋二十餘年而敬甫又嘗采錄明
詩謬及予不可謂不相知也暨下世之明年其子太
學生光胤馳書三千餘里以大司馬拱辰石公所爲
狀來屬予爲作神道碑且曰先考功遺命也予復何
辭按考功名文熙字敬甫世爲魏之東明人其受姓
則自魯穆叔穆生以後未詳所傳而可傳者高祖敬
敬生山山生錦俱力田不仕錦坐封禮部公陳賞娶
陶安人以嘉靖丁亥正月十一日生敬甫封公故業
儒不售旋棄去而經營其家已見敬甫岐嶷慧朗知

非常兒累延經師教之八歲屬文即有奇氣十六中
里選爲邑庠諸生毋試輒儁與今司馬公結總角交
歲時相砥礪而心下之已司馬公先第敬甫益奮志
下帷曰有不與吾友同朝而仕非夫也踰三年辛酉
敬甫果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齊魯晉雲
江漢間所過名山大川無不周覽而豪詠之已稍遷
行人司副晉工部都水員外郎隆慶戊辰司馬公已
爲諫官抗章言事數中貴人不法忤 旨逮至
闕下受杖諸中貴人將甘心焉戒司門者不得闌入
一人敬甫獨攘臂排闥入遇朱程二帥長跪請救諫

官死以全　主上至仁而二帥憐才名亦自此爲當世童豈無意乎二帥曰義士也第起視之諫官不死矣杖既諸中貴人猶恚其不死也左提右曳鞭箠交下血肉淋漓敬甫以身蔽之乃得扶掖而出僦寓都門外爲之延醫視藥衆日夜不息比視司馬公稍稍有生氣遂捐橐貲宅誅與俱歸會封公適至或謂東宮恩旦夕且覃袁少需受一命以去乎封公曰休矣吾不忍以一命換吾兒大義也敬甫遂得脫然與司馬公方册還里巾至今談者髮上指冠心猶鍔愕爲公危也後元美治兵魏郡表敬甫之廬曰忠義鄉

庶幾與鄭公通德並稱哉非久　朝廷用薦者言詔
公起補禮部　員外郎而封公之得如其官與孺
人之稱安人皆自禮部受　璽書也無何遷尚璽丞
尋改吏部考功員外居考功七月雅能以直道佐其
長司黜陟會所善都御史論劾權貴人權貴人疑其
疏出敬甫手目攝敬甫敬甫曰可以去矣因謝病求
去不得出爲廣東按察副使非其好也遂拂衣而歸
築逍遙園以自老已乃手裒其所著詩文若干卷題
之曰逍遙園集屬所善劉御史梓而傳之海內學士
大夫慕敬甫大義久㒳得讀其全集莫不盱衡擊節

而歎曰微斯人而有斯文哉即四方墨卿詞客聞敬
甫之風者造請無虛日其所與神交而以郵筒相倡
和則吾元美與銅梁張肖甫汝南張助甫也敬甫居
恒好客客至輒治具爲文酒會累日夜不休賴封公
與陶安人善積居以佐之庖廩取諸宮中無所失客
意敬甫又知封公性樂施往往推其意廣之萬曆丁
亥戊子歲累饑邑境人相食殣相望也敬甫父子惻
然閔之因再輸千金助縣官行賑所全活不下二萬
人義聲洋洋動畿輔矣事聞　上嘉之詔有司營綽
楔旌其門固辭不見允乃復費百金助工曰吾不忍

以賑貿名反重吾邑人困也比歲秋大潦野無糵數
敬甫出所積薪萬束施邑人邑人無不待之舉火巳
又割地一頃充學田捐百金餙學宮百金周貧儒而
諸宗鄰戚屬之喪𡟎其卹者則無算也每聞豪使交薦
其賢輒掀髯笑曰將奪我逍遥遊而役之方内耶無
以爲矣蓋其志在雲霞水石間一無所羡於人世晚
年尤好著述而傳行藝林者巳十餘種暇日則蒔花
竹狎禽魚以自適最後聞養生家言而心善之將内
外兼修以希延年住世屬遭封公安人喪過哀毁質
驟爲風溼所中證遂不可治其在彌留時顧謂光胤

曰而父一無所恨第累歲詮次文選未卒業而棄前功私心甚歉夫遷之續談也與昭之續固也其書皆有所託而傳也是在吾兒矣語畢遂化去時辛卯十二月三日得年六十有四司馬公以爲厭塵壒而返帝鄉也倘其然乎一子即光胤博古好文善繼述二孫元騏元驥尚幼諸婚嫁姓氏詳誌中吳子曰古稱死友若羊角哀荀巨伯其人所爲輕死生耶小一節士耳乃若司馬以身殉國不負友考功以身殉友不負國出萬死一生爲　國家培正氣爲天下萬世振綱常義亦大矣哉乃其一官隨起隨躓第浮雲視之

卒以逍遙終焉而獨司馬受　上簡注身爲三部尚書功成洊輔非敬甫爲之地而誰也若其吐詞宏麗著書雅馴並稱不朽大業其才非止用一世矣至不私其家以全活萬衆又何仁也公家穆叔有言身没而其言立於後世謂之不朽穆生亦以見幾去楚而免於胥靡市舂之辱公其猶有祖風乎是可碑也已

銘曰

宗國之胄擘自季孫合魯適魏茂啓來昆封公樹德爰高里門考功崛起奮若冥鯤才兼六秇義烈三辰古心危行廩廩朝紳爲能不有其身而衛友人成其

君為仁君為能不有其家而振邑人成其親為仁親不磨者文不朽者名今之君子其孰與其倫勒茲豐石為千萬禩徵

甗甋洞續稾文部卷之一終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墓誌銘七首

明節孝張母馮孺人墓誌銘

孺人蓋涪陵張茂才孔時之妻也茂才公蚤世孺人年甫二十二孀居凡六十四年諸督學使御史大夫侍御史之部蜀者無不旌孺人節孝而累旌其門事載蜀志稱張節孝云行年八十有六卒於家其孫鍾祥君仕可痛弗及視含也泣而為狀自鍾祥遣使請

予銘夫節孝如孺人可以風矣又得嘉慈孫以顯其
名跡豈予猶弗樂道乎按狀孺人姓馮氏世與茂才
公同里稱望族父景賢仕為河泊使娶袁氏以弘治
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生孺人孺人生而端靜寡言笑
河泊公異之擇相得茂才公曰是世家子其先有隱
德其後必昌因以孺人歸公而裝遣甚盛初公家存
累世鉅資屬其父廷璽公好施予緣手且盡又破千
金之產為其從子輸官遂中落孺人甫十七為冢宗
婦即能毀其裝佐家奉二尊人魚菽行茂才公經師
修一無所靳歲時食饗家祠洒掃賓客以及庾廩叢

藏雞豚孕字之屬雖至纖嗇罔不躬執其勞而閫以
內庶幾井井治矣會茂才公暴病卒時二尊人垂老
二子呱呱襁褓中孺人痛毀幾絕誓以身殉其姑何
悉抱孺人且哭且慰之曰新婦殉夫得矣奈二孤何
即二孫不乳兩老人皆髮鬼耳豈新婦忍乎於是孺
人強起忍死襄大事稱未亡人屏處一室內外姻戚
一切弗通往來兄詔欲奪其志孺人毅然以死拒曰
不及黃泉毋相見也會歲凶食指告匱孺人日夜勤
紡織以帛易粟調以精者奉舅姑哺二子而自饜糠
覈甘之無何舅姑相繼疾革孺人竭資其藥餌焦毀

形神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舅姑聞而憐之泣曰婦苦矣汝誠無夫吾實有子兩老人即不諱何以報婦第願它日得婦如婦耳聞者莫不傷之孺人既拮据治二喪如禮其後貧日甚饔粥不充而孺人自處晏如惟日望其二孫有成立長怡次愼並負大志卒用孺人勤儉之訓治生開產業至累數千金而張氏復振顧孺人有家且老猶手自劈麻理絲組而身衣布素以爲常每遇舅姑與茂才公忌日輒手治籩豆薦之哭盡哀至其誕日則又戒子婦不得稱壽曰非未亡人宜也嘉靖壬戌秋孺人卧病阽危二子憂懼請

延醫視之孺人曰吾恨不及為汝父薦棺櫬視若曹以至於今死亦晚矣豈其手尚可使人脉乎二子又請命工像之孺人曰吾幽居五十年雖至親不面奈何面畫工且遺其像面後人乎又戒其子勿尚浮屠勿治美棺曰浮屠為人懺悔吾無悔何懺且若父祖皆以家難薄葬而後喪踰前非禮也浩士大夫至今傳以為名言後孺人病復起蕃建若故且覩諸孫多朗秀可授經術時時割機杼為贄曰使若曹知出吾力庶幾思自振也諸孫退而力修其業成儒者四人而獨鍾祥君先舉於鄉孺人喜且泣曰若祖父不待

矣後鍾祥君四上南宮不第孺人命之入官且諭以
守官牧民之道有者儒老吏所不及詳者已鍾祥君
謁選得寧今邑則奉大母教以拊循其民民甚戴之
戊寅冬鍾祥君遣使入蜀爲孺人壽適孺人病已踰
月謂使者曰不復見吾孫矣幸告吾孫夙夜服官毋
以我爲念遂卒卒之日爲萬曆六年十月初七明年
十月十六日葬火峰舖生男二怡娶羅氏愼娶夏氏
孫男七孫女四際可娶李氏勉可娶熊氏求可娶操
氏獻可州學生娶吳氏行可州學生娶陳氏女一適
劉大儒一尚幼並怡出仕可即鍾祥君娶湯氏立可

府學生娶王氏女一聘程進階先卒一適戴民樂並慎出曾孫六曾孫女三俱幼予聞託孤難死節易忠臣烈婦一道乎君皆息所稱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蓋其難矣方茂才捐館時孺人何愛一死顧二老二孤並以孺人爲命則有難於死者而竭力矢忠仰事俯鞠六十四年如一日坐見其子殖於家而其孫顯於國是謂其濟君之靈也又安用以死繼之夫孺人之有昭節而以壽考終也天之祚張不已厚乎銘曰

貞姬潔婦徒慄攸宣若節純孝罕聞其兼毋也天植

不貳所天自笄及耋一志靡遷二老有終遺胤成賢
癸篤家祚宗祊載延表宅旌里汗簡流傳日月爭耀
金石匪堅考終罔缺正氣獨全精靈如在炯炯斯阡

明詹母吳孺人墓誌銘

詹仲子頊補麻城文學官則先走下雉訪予越歲被
召爲翰林孔目且行又過予言別因出其母吳孺人
狀稽顙滂泣而請曰慈母棄不肖孫蓋藁葬者垂三
十年今始得兆於某山之陽卜以是歲十二月某日
窆而告藏願先生爲誌其幽即景屬世世且不朽予
於仲雖新交然知其莊事予爲母也敢不拜命按吳

與詹俱休邑著姓孺人為吳丈人長女母程出幼孺
人貌侵而目眇吳丈人意鞅鞅惜之從日者筮遇家
之九二其占吉宜納婦克家吳丈人竊喜已擇倩得
詹處士益大喜以為有宅相如是占不虛告矣年二
十歸處士處士諸高行具其傳誌勿叙孺人外朴中
慧事處士如賓終歲布裳操作不樂為冶容又多心
計佐處士賈會處士賈閩鄰人有盜其大父金者業
已執賊倪家嗾賊先自殺而誣大父殺人邑令方利
其家坐大父抵死而盡收其族窮治之處士聞變自
閩匍匐歸詣縣白父冤狀語侵令令怒持之益急處

士幾斃杖下終不易辭令雖心壯處士而執不爲理孺人泣曰獄成詹氏不臘矣間行告急吳丈人有如詹父子不免爲冤鬼兒豈有死所哉兒聞父善青陽令青陽令善令君誠得青陽君爲容令君固不待其辭之畢也丈人如其畫得青陽詒書令君事遂解里人稱處士能子而不知畫自孺人出矣誰謂生女不足爲緩急哉後處士置湖陰孺人遭大母喪躬治含歛如禮而朝暮哭盡哀暨處士奔喪遂詢之一無遺憾詡佐處士創家廟修五世功而督誨其二子爲賈爲儒謂賈任父勞儒當顯名亢宗也居恒恥言人過

即兒女有過不忍加詳語凡孺人耳目所經終其身記憶不忘里中舉女子率以時日告孺人其後子女議婚叩孺人如閱史孺人晚年聆益甚久之遂盲然猶娓娓口家事督過諸婢不休婢有悍黠不用孺人命者孺人時時仰天長歎彼謂予盲也予心實不盲豈能一日不有而翁家乎坐是日益憤悶無聊即二子諸孫娛戲其前不解也屬仲子守經術幾二十年不第里中少年往往竊笑之孺人則謂仲負才不羈人亦不易識譬之神龍雖伏九淵而奮壑昇霄之氣固在豈至於斥鷃比翼哉第俟時耳未幾孺人頗

驟豐顏色暈如赭玉人望之以爲壽徵也居月餘忽有寒疾小間復作遂不起盖在嘉靖辛酉二月十二日距其生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天年六十有五後七年丁卯仲舉於鄉又十五年萬曆壬午處士下世子二人長景舜娶汪次即景鳳娶張女七人其五適周政吳巡黃仕邵汝張劉應麟其二殤男孫六人邑學生萬善聘胡萬言萬賓俱聘汪國子生萬英聘夏萬有聘張女孫五人尚幼吳子曰孺人以一耿小女子初履詹氏之庭遽能畫策脫翁壻於大難何壯也非徒內德茂矣至識其仲未遇時而伏龍稱之

乃竟發賢科備入史職名位且殷殷起即孺人身後之澤豈有涯乎蓋可銘也已銘曰

嗟母氏貌侵而德碩目眇而覽宏策其家而家難平穀其子而子業成宜尔多孫延尔令名黃山白岳之間葱葱菁菁爲母氏佳城

明畢節婦吳氏墓誌銘

節婦爲休寧吳記公女畢仲子承艮之妻也年十八歸仲子二十四而孀居三十七以完節下世宗老賢之私謚爲節婦因屬其叔氏太學生承恩具狀馳謁予申之曰忠也不造幼失母依嫂爲命蓋自髮燥以

來不知嫂之非母也今不及事嫂矣將以其年月日奉其柩於某山啓仲子之竁合葬焉碩先生為誌其幽而銘之庶幾報嫂萬分一嗟乎昔子思為位哭嫂東方朔不忘其嫂長養之恩兩賢賢矣而其嫂之賢不益彰乎狀稱吳畢二姓並以貲豪其里相結為世親節婦方待字閨幃時業已精女紅閑姆訓暨歸畢氏之庭益能賓事仲子而孝養其二尊人每恂恂以其身下伯姒歲時登堂為壽上食進衣履悉視伯姒為豐嗇不敢有所先在禮娣姒猶兄弟也其近之矣尋遭姑喪諸喪具則多節婦手出哀禮並至會其姒

稍病不能家輙躬厲勤約佐之而家政益飭門以內無貴賤無不私心德節婦者又視兩幼叔猶孫中甚恩由乳餔衣襦以及修經師供饋游學一無所愛其餘力叔每感泣謂人二孤不自意無母而有母也無何仲客外訃聞節婦悲痛絕粒誓以身殉其父母娣姒力勸之謂仲無嗣汝實有身幸而生男仲不死矣與其徒死斬仲後謂何節婦姑強起忍死以待櫬歸每哭幾絕已而免身又女也節婦椎心呼天曰天之罰仲深矣未亡人何以生為蓋自是日益毀瘠杜門屏膏沐矢以布衣疏食延餘喘諸宗黨一切慶吊並

謝不起弟與其二女日夜勤紡織㷀㷀相弔耳後舅
氏且老欲以其庶子嗣仲而屬節婦撫之節婦曰爲
舅氏撫幼可以弟繼兄毋乃不可乎已從宗老議子
伯兄之次子有登爲嗣會聞舅氏客死而叔氏承芳
又卒於家伯兄承德亦以家難驚怖病阽危節婦又
椎心呼天曰天之禍畢未已也奈何不以未亡人身
代之里俗婦人多私厚其女或有諷節婦蚤爲二女
地者節婦徐應之此伯叔公共之家也女自有家未
亡人何得私乎即仲子已立嗣恒產不備如祀事何
於是乃括其生平所儲貲若干授伯叔爲置祀產以

遺有登未幾疾作益悲思其夫遂鬱鬱不能起生嘉靖庚戌六月十四日卒萬曆丙戌三月初五日二女長適程其次聘程其嗟乎傷哉節婦初欲死其夫不得已欲孕一男以不死其夫又不得展轉泥憂卒不逮下壽而盡志亦苦矣其稱節婦何忝焉乃予既難其節而猶嗟異其比於禮若慈幼叔能使其叔毋視之與不私其女而厚適其嗣此大有裨於風教雖才丈夫難也人言匹婦之行不出閭巷豈其然乎銘曰

古有貞姬從一無貳風教既夷閨德鮮備子子吳婺獨秉斯義少寡含辛守死不易匪石而堅匪玉而粹

孝竭二尊慈彰二季訓女擇繼惟禮是比毀瘁以終
乃見初志居今蹈古閨史勿替勒此貞珉永託幽竁

明勑封太孺人謝母鄭氏墓誌銘

頃歲六月謝少參蒙叔自蒲首來為其母孺人乞銘
予覩蒙叔服已除而戚容未解且冒暑雨間關數百
里外而欲不朽其母意至厚也予何敢辭按狀孺人
嘉魚人鄭司訓女母龔出自少端靜斂惠精擅諸女
紅會蒲圻少司馬謝公為其子文林君於庭擇相得
孺人卜之宜家遂納吉逮孺人歸文林君則能敦孝
謹善承司馬公甘宜人意公悅之因授以家柄摠其

宜人與俱宦遊四方鮮內顧矣乃孺人之柄家也視
謝氏累貲厚祿一非己有第爲操扃鑰謹蓋藏已乃
躬執勤儉日督諸臧獲外耕內織計歲入以足經用
約有奇羨悉手籍以待宜人歸司馬公益大稱善方
文林君諸生時性稍倘直好面折人過孺人每從旁
微諷之輒解暨入貲遊太學則又申戒之茲行與四
方士交願少折節毋自嶽嶽損德譽非豪也文林君
謝曰昌言哉尋又代文林君修經師督誨諸子不少
姑息已文林君歸視諸子經術漸明大喜曰子爲吾
益友也者而又爲兒嚴師謝氏其振乎未幾伯子師

啓以髫年補邑學弟子員試輒高等司馬公老且病猶日摩其首而屬望之比伯子與其仲師彥先後舉明經同登辛未進士則公不及見矣孺人且喜且悲與文林君事其宜人益謹會聞仲子暴卒於京孺人悲益甚病矣顧獨念其孺人在疚不忍傷其意時強起而寬之伯子初授東昌府理官且行孺人面命之兒爲刑官寧審毋忽寧寬毋屈第使齊魯人于公而父雋毋而毋辛矣伯子如毋命理東昌三年稱操法平　天子嘉其績下璽書褒之因爵其父理官毋孺人無何伯子被召入御史臺遇　上覃恩文林君又

得奉再命易理官而稱御史孺人同之蓋異數云伯子在臺中三年嘗侍　上經筵多所抗言朝政劾治大臣不法　上並嘉納之旋命按兩浙風裁凜凜所上兩浙賢能書類多一時名士未幾稍遷河南按察僉事福建參議並以正直著聲稱固自孺人內教豫也後伯子中忌辭官歸閒謂人曰吾自省於世一無所須獨愧召吾母至孺人聞之曰過矣自吾爲謝家婦常恐有所失墜乃不自意五子兩舉進士三爲經生兒又以僉參歸侍吾養邑長老且以爲榮兒復何所缺望意猶欿欿耶過矣於是伯子晏然承歡不復

談異途事居數歲孺人病卒人言伯子不盡究其才歸而爲孺人視藥視含無復遺憾厥有天幸哉孺人生嘉靖壬午七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乙酉十一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四墓在某山之陽去邑若干里子男五人長即少參師啓婦揭氏封孺人次即進士師彥婦金氏次庠生師嚴婦張氏次太學生師迪婦吳氏次庠生師作婦金氏而師祖師模則庶子也邑人任文定曰文林君故蜀人廿氏子從其大父司訓蒲會司馬公有德宮之戚娶司訓女爲繼宜人因子文林君爲子承謝姓後世入有子爲光祿監事公猶逮

文林君如初且抱諸孫皆繼體矣屬公晚年於文林君有微介而過之近厲文林君稍稍不能平孺人心憂之去笄側席引過自咎徐以大義規文林君曰君自孩提爲司馬公後因之有室家長子孫世受謝氏恩不薄安得以微介有惑志人將謂于道何文林君大悟卒善事司馬公而猶厚視其弟監事爲之延師聘婦不以煩宜人暨監事中夭孺人哭之不啻哭仲子至撫兩庶子君已出文林君心德之嗟乎孺人豈惟內德茂即善處人父子之間難矣難矣狀又稱孺人性樸素居恒衣不重綵食不兼味至急宗人之難

邱內弟之私則慨然解橐裝一無所靳此自天性慈厚芘本根而積慶來裔有以也何論細行哉予故志其大者而系之銘銘曰

母也令德天發其祥為邦之媛為謝氏匡聲不踰屏徽音洋洋履不及閾　帝命煌煌祚于而家儀于而鄉宜爾子孫寖熾寖昌百千萬禩幽靈斯藏

吳室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兩孺人為會寧令吳國賢先後正室蓋嘗佐國賢成儒備歷家難與同憂勞且並長子孫將大吳氏族國賢賢而功之久而不能忘為狀請銘於予予覽狀淒

然動歲度之感因采其大者志之按兩孺人與國賢
俱崇陽邑人其先雷氏為處士星女其繼胥氏為處
士南女雷故峽州尹後孺人習聞內訓稱閨彥嘉靖
壬子適國賢國賢年甫舞象業已抗志攻儒術父逸
士君雖心期之而猶戒勿自若乃國賢自受經以外
夜取先秦兩漢書擁被讀孺人為瀹膏煮茗佐之命
勿伊吾出戶以憂逸士君明年國賢試為邑諸生旋
應鄉舉不第逸士君怏怏有憂色國賢益自奮勵積
書牀第間日夜誦讀與孺人相對如賓顧逸士君寢
疾不待矣蓋三年孺人與國賢哭同哀喪同易且念

逸士君歆望於國賢也爲有疚心會歲饑粟驟踊貴十口嗷嗷又困縣賦不給孺人蓋恐奪國賢志晨起手餉諸農人治田壘壘充卒歲尋又與國賢服王毋喪三年孺人瞿然瘁矣隆慶元年丁卯國賢舉於鄉歸而拜毋因謝孺人內助勞孺人愀然曰榮矣柰先公不及見何明年國賢還自京師下帷修故業孺人佐之如初會國賢將舉王毋與季父二喪適孺人有娠不乳而壞遽與國賢訣曰吾殆矣恨不及贊子襄大事且自先公齎志而歿姑老子幼家未造也子其勉圖之毋以一婦人有微勞於子而過自傷國賢哭

之愈慟為服廬杖哭暮不去喪側遂中寒氣成痛經
臘不瘳妾孺人患之因亟娶雷孺人為繼室盖國賢
與其兄守昂故同業也乃孺人歿吳氏之庭七閱月
若處素室夜不解衣為國賢視寒溫供匕箸已耳後
國賢痛稍愈而飲啖漸微又時時危敗室淚交於睫
不止孺人每將順其意而曲慰之又厚遇雷之父母
兄弟一無所愛至上堂事二姑下掌撫雷所生子女
無不各當其意則出蕪孝至性也是時國賢雖再困
公車雅好修古文辭以自見而一切家政委辦孺人
孺人無不立應歿幾有雞鳴雜佩之風焉已視國賢

所嗜圖籍百家言輒不吝解簪珥紈綺購之而佐讀之勤有如雷孺人復起也迨國賢殯雷孺人則孺人縞素治喪無異喪其同胞姊宗鄰人極口嗟異之其後國賢羇困而志不詘孺人事之益謹最後國賢夢神人見告今年不第且有災孺人大恐比歸則孺人擁幼子稚孫迎賀國賢曰子幸抱完璧反以無禍爲福足矣安見才美如子不有命可俟乎國賢以爲然徐就齋居究用世猷畧踰月孺人病熱歷至不能御益劇而猶禁勿令國賢知比知則頭岑岑不可起矣嗟乎兩孺人先後事國賢皆所謂表禰稱也暨下世

後國賢始受官之窮邊廣毅三載報政可沾　貤恩
及泉壤顧未及瓜而奔毋喪歸矣夫孺人莅有士
行而茹荼苦無淺深乃俱死非其年享不逮祿傷哉
茲國賢所爲抱慟不已也雷生男子二人曰徵曰徽
並諸生徵娶周一聘文徽娶龔叔載女繼娶王自明
女女子一人聘諸生蒙應光男孫四人其昌其冕徵
出其昇其晃徽出孫女一人亦徽出胥生男子二人
曰徹曰效徹諸生聘諸生龔行材女效聘武昌衛指
揮使劉曰孚女萬曆戊寅某月日國賢葬胥孺人於
邑之闕出越巳卯某月日啓雷孺人殯合窆焉志成

而銘之曰

淑哉二女宛其逝矣蘭則遜芬玉則繼美胡然祀故鬼而又哭新鬼彼偕老者誰天道爾爾俾爾子孫繩繩纍纍圜山之靈與二媺終始

徐母姜孺人墓誌銘

翰林徐君受室於姜而與予同鄉舉予故得習翰林君長者兄事之而稱姜孺人丘嫂云比入仕不相聞問者久之翰林君既卒於官後十三年孺人亦以天年終又三年其子文學來聘儼然手孺人狀過予再拜且泣而請曰先慈棄不孝孫嵩木可材矣而溷

墓下之石未有銘使其懿行泯泯無聞於世則孤之大不孝也敢藉先君子之靈而以不朽之圖徼惠叔父叔父其哀憐之語畢猶泣下不已予亦惋然不能辭按狀徐姜並廣濟望族徐先世多顯者具翰林君誌中而姜之先則學士公某按察副使公某爲最著孺人父處士諱學魁母彭氏以正德丁丑三月二日生孺人孺人自少端靜有異質七歲時處士授以孝經列女傳諸書一二過輒強記成誦尋自工爲刺繡辟纑諸女紅不假督誨處士益珍愛之偃蹇擇配得翰林君大喜迎之館於家孺人待年及笄始歸奉舅

姑初舅氏竹谿公善積居富甲其里顧以好義樂施散去數千金季年貲用稍不繼賴孺人能任婦事力佐其姑馮孺人秉家卽盡解裝橐應之無難色用是得舅姑驩已又有所推貸諸昆季而不收其責諸昆季娣姒無不德孺人者至左右翰林君業儒尤不遺餘力已翰林君籍名諸生屢試輒異等嘉靖己酉舉禮經第一人邑長老舉手為孺人賀曰相力多也孺人曰有尊人之義方在少婦何力焉未幾翰林君如京師未及對公車而聞馮孺人訃匍匐以歸視諸喪具并并辦治自孺人手無一遺憾因泣謝孺人微子

則吾不子何以生爲後翰林君見竹谿公春秋高意不復出孺人從臾之曰兩尊人教子異沾一命姑今不逮矣幸舅氏尚健飯使猶嘆嘆漿救不得分五斗之奉以怡餘年後即尊官厚祿能免於北嚮之悲乎翰林君乃復就道入試南宮又不第謁選得邛州學正竹谿公悼遠不能從之官第勅孺人與俱比至邛日相嚮歔欷每一御時食輒涕下廢匕箸曰誰爲乃公致此者　蜀王故好賢嘗宴翰林君而賜扇獨美孺人見而異之此王家所爲修貢珍物也田閒人罕見因急遣蒼頭馳致竹谿公一舉目不忘舅氏類此

居再歲請得攜聘兒先期東歸除舍宿醑以待翰林
君過家爲舅氏壽踰年君果還翰林院孔目行未及
家而竹谿公巳下世諸大事皆孺人身任之無不如
禮翰林君縶縶𡰪愧德孺人益深庚午服除赴前官
僅數月病瘴不起訃至孺人哭累絕稍甦亟遣文學
往奔喪喪至則孺人過哀目爲盲矣文學爲調醫治
之稍明孺人卒謝去不藥曰未亡人無天矣安用復
覩日月爲自是哭日夜不休目復盲嗟乎孺人賢孝
天性哉盖莊事翰林君三十年嘗慮君胤嗣未廣而
買夏姬以進顧夏姬又不宜子而乳女孺人女其女

不知其夏出也居恒好儉素衣不厭澣味不求珍郎毫釐圭撮不以關出為助翰林君薦至設具供賓祭則務豐潔成禮每翰林君以垂橐入孺人益喜曰清白吾志也自孀居失明以後怏怏不知有生人之樂遇文學上食則泫然泣曰而父不共享矣上冢又泫然泣曰為我告而父未亡人目不能視丘隴手不能薦羹湯與處夜臺等矣無何手足並痿臥起不越一榻猶能呼女孫與說古賢婦節孝而申誡之諸近屬子弟來問疾則以次問所業而訓以耕讀勤儉及正家之規人人拜以為名言最後祝文學曰而外男無

嗣而毋老且死不忍其鬼餒卽百歲後行毋斁其與
男墓稍近幸兒孫毋相忘使得分杯羹之奠而毋瞑
矣無何孺人病眩燥亟執文學手欲訣而不能言遂
逝享年七十有一文學遵治命卽以其年十一月二
日奉孺人柩於青岡之麓瘞焉男一卽文學來聘娶
呂某女女四長適胡濟次適邑諸生饒于京次適蘄
諸生張孚俱孺人出又次適邑諸生饒于豫夏姬出
孫男一長猷幼未聘孫女三長適郭惟圖次適邑諸
生周于禎次聘張某翰林君諱鏊字于蟄生平朴茂
端亮動不踰準繩而尤嗜性命之學鄉人多迂之而

君益自信庶幾獨行君子哉乃來聘又訓行孝謹嗜
學信道有父風今且起家貢籍謁選人待縣官用嗟
乎孺人婦翰林君而内行敦毋文學而家訓爾宗黨
周親口津津誦義蓋可以不朽矣予姑志其大者而
銘之銘曰
毋也天只匪伊人只胡其降也以上元而歸也以上
已待年而字笄何纚纚畢案而賓佩何嬰嬰庶履綦
有餘軌而梠棬有餘旨以遺爾孫于青岡之丘望之
若屺肆勒玄堂俾爾千祀
誥封一品夫人方毋佘氏墓誌銘

余夫人者太保大司馬嘉魚方公配也萬曆庚寅四月廿八日病卒於家太保公以訃　聞請卹　上卹之因卜兆得邑之蒲洲原將以明年春二月奉
命營葬事先期遣其佾子日中持狀越千里來造予問銘予惟太保公故交章家所與海內名公鉅儒不知其幾而獨問及不佞得無謂同郡故交傳諸惇史者有足徵乎謹按狀誌之夫人爲咸寧余鴻臚太川女母張氏以嘉靖己丑十月廿二日生夫人夫人始生適有二錦鷄來巢鴻臚君大異以爲瑞徵暨夫人離襁褓漸露異質鴻臚君時時摩其頂而珍愛之曰

女嘗大貴難其匹會己酉太保公喪其元配夫人周
因介媒氏約婚鴻臚君鴻臚君訢然曰女得倩矣遂
受聘而以夫人歸是時太保公業已舉進士出守吳
中大邑顧獨節廉自喜家猶嗷嗷無厚資夫人益操
勤約佐之一切美衣鮮食不以自御而獨謹事贈太
保公孔夫人二十餘年無惰容無違志接諸姑娣姒
曲有禮意宗鄰內外皆賢之其後身處貴重而猶不
忘布素之風蚤夜率諸女奴親蠶績及染濟紉補諸
纖嗇以為常晚年性益好施往往急人之私而不自
德每為邑中興廢橋梁壞道不惜厚費頃歲荐饑民

大疫夫人閔然傷之勑諸子分視四竟設糜餔饑藥餌其疹者而槀埋其孚若四竟之頌盖洋洋焉初太保公浮沈郡邑每踰期不調夫人每以義命安之謂公生平直道事人不習為巧宦乃屈伸俯伏非人所逆覩也豈守介能困公乎久之公歷藩臬大夫開府遼陽雲中兩大鎮則夫人進曰公天下才今且秉旄仗鉞鎮靜封疆不可謂不遇矣若鬪邊堠久困將吏習宴安不武公其竭股肱之力一振之使諸邊息馬觧甲紓　主上西顧憂卽將相之業可坐而定也公豈有意乎太保公心壯其言乃所為戰守方畧則已

殫慮畢智先圖之矣公在邊鎮數年虜畏公天威交
臂輸款秋毫無所犯語在雲中處除録無何晉兵部
尚書總督薊門戎事又數年　主上高其夾輔之功
賞賚殊特甚　詔入掌邦政累　加太保兼　太子
太保　賜璽書追爵公祖父母父母皆一品而夫人
則自安人淑人益封至一品夫人又録蔭其三子授
文武侍從官夫人拜　命益恭因又進曰公力竭矣
主上眷遇公亦無以加矣嘗聞古大臣知止足而戒
盛滿公盍乘時自引去保有完名乎即一日不去恐
忌者從其後矣公蹶然改容謂夫人有遠覽明日遂

上疏乞骸骨歸　主上亟下溫旨眷留之顧公歸志已決疏累　上乃得告嗟乎夫人筭而相室內行純備難矣至又諳義命審出處大節而成太保公去就完名豈特梱之內所嘗習哉蓋其性深沉敏慧得之天者獨粹宜其福祿厚子孫衆多如是未艾也卒之日天年六十有二太保公哭之慟曰天喪吾良友乎生四男子長郎日中授錦衣衛千戶尋中武舉第三陞本衛指揮同知娶曾氏繼娶楊氏次日明任右軍都督府都事娶魏氏繼余氏次日與任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娶某氏次日持順天府儒學生員娶某

氏女二長適漢陽蕭翰林以占之子丁泰次適蒲圻
謝司馬懋珍之子廷蘭俱庠生孫男五弘基弘緒弘
謨弘德弘瑞女孫二長聘蒲圻御史大夫謝仲南之
孫某次聘蒲圻少參謝叔蒙之孫某太保公諱遜時
字行之自號櫟野子銘曰

夫人誕鍾異靈行懋嘉猷倫分既敦幾微若剖言合
古先匪啻自口是宜爲上公妻爲象賢母多福是膺
五章非偶功成身退幾哲天牖踰耆而逝胡不臻上
壽卹恩自天賁示丘阜生榮歿哀覆載齊久魚嶽蒲
原貞珉不朽

虎甄洞續藁文部卷之二終